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一一二回 鬧湖蛟報兄仇廢命 小諸葛為己事伸冤

詩曰： 楓葉蕭蕭蘆荻村，綠林豪客夜知聞。
相逢何必相迴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

且說蔣四爺屢次紮了吳源幾刀，賊人本是一勇之夫，紮了幾刀，也就沒有多大力氣了。蔣爺瞧著行了，容他上來，自己一踹水也就上來，刀由他肚腹之中紮將進去，「噗哧」一聲，大開腔，「嘩喇」一聲，腸肚盡都出來。自己口中含住了手中這個刀背，騰出兩隻手來，過去把吳源手中一對青銅刺奪來。可歎吳源順水漂流下來。蔣爺一見吳源就愛上了，可不是愛上他這人，是愛上他這一對青銅刺。如今得將過來，心滿意足，為是好應他這節目——洪澤湖丟刺，黑水湖得刺。岸上眾人瞧見，這才放心。

蔣爺到岸，給柳爺道驚。柳爺抱怨了他幾句，說：「我這條命又幾乎沒喪在你手裡。」蔣爺直給柳爺陪禮。鄧彪過來與蔣爺磕頭。鄧彪又把他的事情學說了一回。蔣爺也不分讓責他。一聽黑水湖外大家吵嚷的聲音甚眾，原來黑水湖外大家助陣吵嚷的聲音，裡頭聽不甚真切。蔣爺立刻將三隻船叫將過來，讓他們出黑水湖，將□八莊會頭連莊致和俱都請將進來。蔣爺把自己身上衣服擰了一擰，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咱們上山去。」眾人點頭。

大家一齊上蟠蛇嶺，所有嘍兵俱都跪在一處，跪接眾人。蔣爺說：「你們大家俱都不願當嘍兵？」嘍兵一口同音說：「全不願意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暫且先在此處，事畢都安置你們一個去處。」嘍兵一齊磕頭。蔣爺直奔分贓庭，進了屋中一看，一無所有，窮苦之極。蔣爺衝著鄧彪說：「你們這個寨主倒作了個豐衣足食！」鄧彪說：「四老爺別罵人了。」

不多一時，嘍兵進來報道：「現有柴貨廠眾位會頭老爺們到。」蔣爺說：「請！」

不多一時，進來盡是些紳衿富戶、買賣讀書之人，大家相見，都與蔣四老爺道勞。彼此落坐。惟有胡從善、莊致和見蔣四爺身上衣服水淋淋的，心中不忍，教人取衣服與蔣四爺換上。蔣四爺說：「等等，淨我這一身衣服可不行，我要與你們化個緣。從此山賊一沒，你們□八莊連莊會一撤，歷年中打地畝裡少拋費多少銀錢。我這一次化你們幾個錢，也不要緊。」大家一口同音說：「行得。你是作什麼用？」蔣四爺說：「你們出去，可著這裡的嘍兵多少人，預備多少套衣服、頭巾、鞋襪、中衣，免得這一群花子的形象。再說米麵、肉腥、菜蔬夠我們吃兩天的，就得再給嘍兵預備點路費，夠他們上岳州的盤纏就得。」眾人連連點頭：「這就去辦理。」擇對了五六人，查點嘍兵數目，起身出去。

蔣爺借的那口刀，也叫他們帶去。

眾人出去，仗著此處有的是估衣鋪。前文表過，連當舖等項湊兌頭巾、衣裳、鞋襪，用船載了米、面、酒、吃食等項，又用船隻載了銀錢，直進黑水湖，嘍兵看見無不歡喜，大家搬運下去，衣服等項俱都堆在分贓庭前，先給蔣爺換上，次與鄧彪換上，然後大家穿戴起來。也是機靈的先搶新鮮好點的穿上，些微癡傻的也就落後。落後也是知足的，到底是有衣服，有飯吃。這就抱柴燒火，連會頭帶蔣爺等俱在分贓庭吃酒。整整一天的光景，次日可就商量著起身了。

忽然嘍兵進來回報：「我們有三個遠探伙計如今回來了，老爺們賞給他們衣服穿不賞？」蔣爺問：「他們也願意不當嘍兵？」嘍兵回話：「他們都願意改邪歸正，就求老爺們一並施恩罷。」蔣爺說：「把他們叫進來。」把三個人叫將進來，在當中往上一跪。

蔣爺說：「你們是遠探的嘍兵麼？」回答：「正是。」蔣爺說：「探得什麼事情？」回答：「沒探出別的事情來，就知道大人回武昌府穿湖而過。」蔣爺說：「那個大人？」

回答：「是顏按院大人。」眾人一怔。盧爺問：「老四，這是怎麼件事？」蔣爺說：「沒有怎麼件事，這必是歐陽哥哥把大人請回來了。」盧爺說：「這要是大人在此處經過，可就省了事，咱們就著見見大人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打聽的準嗎？」嘍兵說：「準也不大很準，橫豎大人回武昌，準是大人罷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吃了飯，換上衣裳，帶著盤費，倒是打聽大人帶著什麼人，從何而至，為什麼緣故。打聽明白，再來回話。」嘍兵說：「是。」隨即出去，換上衣裳，吃了飯，拿上盤費，再去打聽。

不多一時，就回來了，又進來報道：「我們打聽明白來了，是大人帶著公孫先生上武昌府私訪，如今歸回，有武昌府的知府護送，離黑水湖不遠了，看看就要進黑水湖口。」蔣爺說：「還有什麼人？」嘍兵說：「並無別者之人。」盧爺說：「這事又奇怪了。」蔣爺一翻眼，說：「啊！是了，我明白了。」盧爺說：「你明白了什麼？」蔣爺說：「這個不是公孫先生。」盧爺說：「不是公孫先生是誰呢？」蔣爺說：「這個是沈中元。」盧爺說：「怎麼見得是沈中元呢？」蔣爺說：「準是沈中元，這是他和大人說明白了，大人饒了他了，他以為是沒了事了。大人饒了他，咱們不饒他，以為硬人情托好了。」盧爺說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蔣爺說：「少時來了的時節，我先把他扔的水裡，涮他一涮。」盧爺說：「小心大人見罪呀。」蔣爺說：「什麼罪呀？此時正在用人之際，咱們把他殺了，大人絕不能把咱們殺了。我也不怕叫他師弟聽著惱，他太不是了，枉叫小諸葛了。」柳青說：「你把他殺了，也不與我相干。病夫你不用混拉扯人。」

蔣爺將分水獸鄧彪、胡列叫來，就把自得來的銅刺每人一柄，附耳低言如此這般，讓他們出去辦事。後又把遠探嘍兵叫過來，說：「你們在黑水湖看著，大人一到，疾速報與我知。」復又把那些嘍兵的頭目叫過來，說：「你們查查點點，那軟硬拘鉤還夠數目不夠數目？」嘍兵說：「回稟四老爺得知，自有富餘的，我們伙計不夠數目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不夠數目？」回答：「讓老爺們殺了幾上，又有餓了幾上，剛一吃飯，撐壞了幾個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們死去，那屍身怎麼樣了？」回答：「俱已把他們掩埋在蟠蛇嶺下。」蔣爺說：「好。」胡從善、莊致和說：「大人看看將到，我們是怎麼樣？」

蔣爺說：「你們瞧個熱鬧，有我哥哥他們幾位迎接大人。你們瞧瞧測人的？沒有瞧見過，這回讓你們瞧瞧罷。」盧爺說：「老四，你可慎重著點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。大哥，你瞧熱鬧罷。」嘍兵進來報：「大人船已到黑水湖口。」蔣爺說：「大家出去迎接大人。」

蔣爺這一料，料的實在是不差。沈中元就打把大人盜將出去，全仗著劉志奇的迷魂藥餅兒。賣了娃娃谷的房子，三輛車奔長沙府：一輛車是大人，一輛車是他表妹，一輛車是沈中元與他姑母。路過豹花嶺，甘媽媽不教住山賊那裡。夾峰山住一晚晌，一著玉貓是師姪，又有家眷，這才在那裡住了一晚晌。次日起身，過胡家店還可以的，倒是個店口哇。奔長沙府，到了朱文、朱德家裡，可巧哥兩個都沒在家，仗著是真有交情，就在朱家住下。甘媽媽說：「再要不把大人喚醒過來，我就要出首了，把你送將下來。」

沈中元應著，晚間就把大人還醒過來了，甘媽媽這才點頭。到了次日，吃完早飯，在書房裡給大人取了迷魂藥餅兒，後脊背拍了三巴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氣。大人還醒過來了，一看是個書房景象，旁邊跪著一人。大人一睜一怔，見他翠藍頭巾，翠藍袍，絲鸞帶，薄底靴子，沒有佩著刀；白面無鬚，五官清秀。大人問：「這位壯士是誰？請起來，有話慢慢的講來。」沈中元跪而不起，說：「罪民身該萬死！萬死猶輕。有天大的冤屈無處伸訴，夜晚間施展匪計，將大人盜在此處，為鳴罪民不白之冤。見大人天顏，如撥雲見日，說明罪民之冤屈，雖死也瞑目。」大人說：「無論你有什麼罪名，我一概赦免，有話起來說。」沈中元磕了頭起來，旁邊一站。大人叫他坐下，再三不肯。

大人問他的姓氏：「為什麼屈情？慢慢說來。」沈中元說：「罪民姓沈，叫沈中元，匪號人稱小諸葛。先在王爺府，非是跟著王爺叛反，罪民料著大宋必然派人捉拿王駕千歲，罪民在府中好得他的消息。不料大人特旨出京，不想白五老爺一旦之間夫於檢點，誤中他們的詭計，為國捐軀，喪於銅網。可惜他老人家那樣年歲，竟自喪在王府。罪民只恨無有幫手，那時節但有一個心腹之人，也就刺殺了王爺，也就與五老爺報了仇恨。可恨罪民一人獨力難成。可巧王爺派鄧車行刺，罪民明與他巡風，暗地保護著大

人，一者拿住刺客，以作進身之計。不料大人那裡徐、韓二位老爺，把他追將出來，追來追去，不知他的去向。那時罪民在暗地跟隨，罪民在旁邊嚷道：『鄧大哥，橋底下可藏不住你。』竟有如此者好幾次。罪民明是向著鄧車，暗是向著徐、韓二位老爺。又說：『鄧大哥，小心人家拿暗器打你。』這才把韓二老爺提省，用拍箭將他打倒，將他拿住。罪民料著必要問問罪民泄機緣故，不想他怕罪民投在大人跟前，必要說拿鄧車的來歷，豈不露出二位老爺無能了嗎？豈不想罪民非為功勞，自要與五老爺報了仇，免了罪民與叛逆同黨名氣，罪民保住全家滅門之禍，罪民就是平生的志願。不想二位老爺忌妒，不肯引進罪民得見大人之面。這一來不要緊，耽誤了與五老爺報仇之事，可全在徐、韓二位老爺身上。實係無法，不能得見大人天顏，這才夜間施展匪計，將大人駕請在長沙府。這就是已往從前。」

他怎麼叫小諸葛呢？直衝著大人眼：誰要說五老爺這個年歲死的可憐，無非一時的慌疏，墜在銅網之內，大人就把誰喜歡透了；誰要說五老爺情性總是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他去是自找的，他就把誰恨透了。小諸葛類若知道大人的心思，不就大人恕了他的罪名，讓他假扮公孫先生，知會了長沙府，作為大人巧扮私行，訪查惡霸來了。

邵邦寧聞知大人現在此處，會同總鎮大人、全城文武官員，預備轎馬，見大人投遞手本，送大人回武昌府。到水路換船，進黑水湖，嘍兵拿拘搭船，沈中元出艙，蔣爺把沈中元抱下水去。若問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